

# 倉田百三《出家及其弟子》的火宅之地 與信仰之心（中）

梁右典<sup>1</sup>

## 三、信仰之心的比擬：世上沒有不造罪的戀愛

其實不然。親鸞說：

緊接對於信仰之心的刻畫，則在〈第二幕 世上沒有不造罪的戀愛〉開展。時間安排與人物出場如下：

從第一幕起，十五年以後。一個秋天的下午。

親鸞 七十五歲

松若（改名唯圓） 二十五歲

僧侶三人

來訪的眾人六名

掌櫃

女僕

青年人二人

「世上沒有不造罪的戀愛」（倉田百三著，毛丹青

譯，二〇一三：八十五）發生在佛門親鸞與唯圓的對話

，引起讀者側目。初步看來似乎是對戀愛的全盤否定，

戀愛是通往信仰的道路。人類最爲純粹的願望一旦走不通，大家都會進入宗教的意識。在戀愛中的人是不可思議的，他們是純潔的，人生的悲哀可以化解，地上的命運可以觸摸，從此人們離信仰就會變得更近。（倉田百三著，毛丹青譯，二〇一三：八十六）

戀愛是人類「純粹」的一部分，親鸞向唯圓說「戀

愛是通往信仰的道路」，意謂信仰是「純粹」並非偽善，拒絕既定模式可能帶來的虛擲應付。而且，親鸞還說

「想談戀愛，你就談，但一定要認真、專心，而且要一

條筋。」（倉田百三著，毛丹青譯，二〇一三：八十六

）透過親鸞之口，能夠明白他最爲痛恨是偽善，然而世

上卻充滿此種不幸；因而「糾纏在罪惡裡，世上沒有不

造罪的戀愛」（倉田百三著，毛丹青譯，二〇一三：

八十五）的涵義才能得到合理解釋。既說「世上沒有不造罪的戀愛」，又說「戀愛是通往信仰的道路」，這是信仰之心的比擬用法。信仰之心則是萌發於火宅之地。

「戀愛」對出家人帶來的質疑與批判，卻被親鸞肯定其中價值，由此不難理解他對世俗的「信仰之心」有相當程度的深刻認識，再次具體反映在他對於「法悅」的看法——「我有時也能進入燃燒起來的『法悅』三昧，但這一高潮卻容易像燃盡的煙灰一樣四處飄散。我自始至終都是痛苦的。」（倉田百三著，毛丹青譯，二〇一三：九十二）對於佛的嚮往與追求，如果建立在「法悅」，就不能說是信仰之心；親鸞也區分「法悅」程度的不同，則是受「業」之大小所致，不能一概而論。由此，亦可打破受「法悅」觀念與感受的網綁，無法達到純粹的境界。用親鸞的話來說就是「世上的人總是把信仰之心看得很輕」（倉田百三著，毛丹青譯，二〇一三：九十九），「法悅」則是渴望或沉浸於憑證，信仰之心還是顯得遜色，或是退居二線。

以「戀愛」與「法悅」塑造一種觀念上的落差與轉折，倉田百三訴諸在「火宅之地」複雜與虛偽的世界；純粹的、真實的希望與信仰生命，使得眾人重新思考行為當中的本質。

#### 四、火宅之地的詛咒：靈魂的深處滿是孤獨

「火宅之地」與「信仰之心」相應、相生、相隨。〈第三幕 靈魂的深處滿是孤獨〉，主要藉由善鸞與唯圓的對話，彰顯以下意涵：「我（按：善鸞）肩負著毀滅的命運，請你可憐一個無法樹立信仰之心的人，可憐一個被詛咒的靈魂」（倉田百三著，毛丹青譯，二〇一三：一二五）。無法樹立信仰之心——不能自救，也沒有信心能被拯救。信仰之心的樹立看似容易，佛已為眾生開設「方便法門」，善鸞卻是不得其門而入。

善鸞的「信仰之心」被「火宅之地」帶來的種種觀念拉扯，逐步失去基準，茫茫然迷失於酒色之中。雖然，酒色也能帶來愉悅，卻是容易走向墮落的景況。第三幕交待親鸞與善鸞斷絕關係的來龍去脈：

我（按：善鸞）愛上了有夫之婦……那個女人在結婚以前就愛上了我。

儘管世人從我的手裡奪走了她，但從我的心裡是奪不走愛的。後來發生的事情也是這一矛盾的必然結果。女人的丈夫是我親戚，讓這悲劇更加複雜了。我變成了破壞規矩的惡人。（開罵）我不知道是戀愛破壞了規矩，

還是規矩破壞了戀愛。（倉田百三著，毛丹青譯，二〇一三：一二二）

善鸞內心的意念、痛苦與困惑是很清楚的，於是，他只能寄情他物，有段描寫得十分傳神——「你們看，這膨脹而豐滿的金黃色液體是如此地芳香？它的流動就像把歡樂的精神融化在裡頭了一樣。我好像看不到貧窮與缺陷的人世，在哪都看不見。」（倉田百三著，毛丹青譯，二〇一三：一一二）又提到對女人的感受：「我對於女人那種給予的心非常入迷，而且覺得她們比秋天的露水還令人憐惜。」（倉田百三著，毛丹青譯，二〇一三：一二一）

其實，善鸞對於酒色的感覺描述，最終仍可歸於「火宅之地」的虛幻泡影，反倒是最真實的信仰之心，並沒有充分意識清楚。然而，善鸞是悟性與心思都十分敏銳細膩之人，只是暫時無法自拔、興起信仰之心。即使淨土真宗的救贖已為善鸞開設方便法門，一言以蔽之：只要信不要怕。

善鸞說：「孤獨沒有分寸，靈魂的深處滿是孤獨」（倉田百三著，毛丹青譯，二〇一三：一一一），以及他對淺香提到「我沒有你們不行，沒有你們，我不能活。但跟你們玩的時候，我越發覺得孤獨。淺香，你平

日總是一副寂寞的面孔，今天能不能精神點？」（倉田百三著，毛丹青譯，二〇一三：一二一）以上都能感受到他的悟性與心思確與常人不同，至於在「道德判斷」上自己也不能接受最終會得到佛的救贖。他自信地表示：「這就算我的良心，我的自豪。」（倉田百三著，毛丹青譯，二〇一三：一二四—一二五）

已經失去冷靜與平穩心態的善鸞，只能將自己放逐於「火宅之地」的人間世；想要沒有孤獨的感受終究只是一種奢望，希望擁有信仰之心則是自欺與妄想，這是善鸞憑藉經驗判斷的結果，因而不得不接受的命運認定。但在唯圓看來，「您的思慮是扭曲的，是對事物的反抗。」（倉田百三著，毛丹青譯，二〇一三：一二五）唯圓進一步說：

師父經常對我說，人在受苦的時候，在自己看不到罪的時候，總會感到不合理，乃至於心生怨氣，這個時候最容易把怨氣轉向佛陀。您要把持住這個地方，不要勉強，但要持續忍耐下去，不要見勢就詛咒，這是從忍耐轉生為信仰之心的時刻。（倉田百三著，毛丹青譯，二〇一三：一二五）

唯圓沒有完全否定善鸞的感受，只是需要適度提點

，不能放任不理；十分擔心善鸞絕望的意念，不能一直累積在心中，漫延開來終將吞噬生命中「靈魂的深處」，孤獨亦即由此而來。換句話說，善鸞之所以意識「靈魂的深處滿是孤獨」，依據上述能夠明白——亦可見「信仰之心」的消滅、消逝、消失，已令其心如死灰，如他所說「容易像燃盡的煙灰一樣四處飄散」。

但是，唯圓在絕境中看到希望，悲傷裡聽到喜悅；鐵石心腸終將柔軟，頑固意志將會融化。後來，善鸞父

親親鸞大師得知唯圓轉述的情形，則說「能否得罪是佛的意旨」（倉田百三著，毛丹青譯，二〇一三：一四八），以及「該毀滅的就會毀滅，該崩潰的就會崩潰，唯有不被命運摧毀的東西才能保留下來啊。我想扛著這樣的東西走進墳墓」（倉田百三著，毛丹青譯，二〇一三：一四九）以作為本幕的結語，為「信仰之心」與「火宅之地」的關係論述埋下深層的伏筆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## 首爾逾五千名僧侶上街抗議政府歧視佛教

南韓首爾鍾路區，一月二十一日約有五千名僧侶集會，抗議遭到政府歧視。

這場風波的起源是，南韓不少大型寺廟，會在國家公園入口徵收文化遺產參觀費，登山客即使不拜訪寺廟，入山就得付錢，因此產生衝突。執政黨共同民主黨國會議員鄭清來，去年十月月在國政監察場合上，以民間傳說中的騙子「鳳伊金先達」形容佛寺的做法。而曹溪宗對南韓政界有很大的影響力，隨著大選逼近，這番言論再度引發爭議。鄭清來被要求道歉還不夠，甚至面臨退黨壓力。

引發這場風波的議員鄭清來，雖然先前已在黨代表宋永吉的陪同下，向南韓最大佛教團體曹溪宗致歉，同日也再度公開道歉，只是事件短期間似乎難以平息。

曹溪宗在首爾鍾路區舉行全國僧侶大會，表示要根絕宗教偏見及歪曲佛教的行為，並維護南韓佛教自主權。這是二〇〇八年以來，南韓首次出現大規模佛教示威。曹溪宗領導人圓行法師說：「為了防止不平等造成的社會矛盾，為了防止因為政治權力，造成的宗教偏見和不平等，應該整頓制度，實現相生和諧團結的巨大浪潮。」